『圣域』的力量

——孔庙之行随感

□文化与传播学院 吉峰

今年5月末，我应邀赴山西太原市参加第五届全国儒学社团联席会议，实地参观了有“中部圣城”之称的汾州府文庙。在孔子圣像前，与会学者在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会长柳河东先生的带领下，虔诚地行尊师之礼。尝细思之，今天的儒家文化无远弗届。在传承儒家文化方面，孔庙在其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依常理而言，孔庙本应只是家庙，由于权力的介入，其规模不断扩大，最后成为学庙、国庙，并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古时候，孔庙素来都不是平民随便进出的地方。在孔庙兴严格的祭祀之礼，非统治者及官吏，其他人不得擅入孔庙。宋代曾有大臣上书建议向公众开放孔庙，结果其奏折被驳回，其人被发配三千里。也就是说，孔庙多具有官办的性质，对普通百姓进庙参拜有严格的限制性。当然，社会清平之际，自然严格贯彻执行此禁令。若是到了社会动荡的时期，管理上也就不会那么严格，普通百姓也可以混进孔庙祭拜。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就曾描述过自己以金钱贿赂看门之人而顺利进入曲阜孔庙的情状。金圣叹也曾提及，在清代，读书人若是受了委屈，还可以去“哭庙”。文献中关于东南地区的读书人的这种习惯是有所记载的。

台湾学者黄进兴在《皇帝、儒生与孔庙》中介绍，台湾的台北孔庙算是世界范围内，唯一属于民间兴建的孔庙。封建统治者对孔庙极为重视，不单纯是对于儒家学术的重视，而是出于统治方面的考量。清代雍正帝在《祭文庙诗》中说:“道统常垂今与古，文明公仰圣而神。功能溯自生民后，地辟开天第一人。”褒颂之极端，足见推崇之迫切。刘邦曾动用太牢之规格在孔庙祭祀孔子。东晋孝武帝，在战乱之时还要一手办理祭孔之事，在京都附近兴建了一座孔庙，以彰显其政统与王道的正宗。北方胡人被孝武帝此举给刺激到了，也在自己的都城建孔庙施祭祀之礼。

祭祀之礼，也称“释奠礼”，就连孔氏子弟亦不可轻变，在统治者操控下，儒生想插手是万万不能的。清代的孔继汾编写了一本《孔氏家仪》，对孔门的礼仪稍加整理，便被同族孔继戍以篡改《大清会典》之罪告发，被乾隆发配充军，客死他乡。孔庙从祀的问题，也是格外敏感的话题。清代名儒尹嘉铨，有一天脑抽了，给乾隆递交两份奏折，为父亲尹会请谥并要求于孔庙从祀。结果被气炸了的乾隆下令将其处死，财产查抄，其一生著述编纂书籍79种皆被销毁。

孔庙是古代统治者可利用的文化工具，是儒生心灵重心的落脚点，也是普通的民众对于儒家文化想象与膜拜的人文场域，是一个展示儒家文化气韵的“神圣空间”。对于历代普通民众而言，就算没有伏案细读过儒家典籍又当如何？孔庙以一种实体建筑的形式存在于世，本身就会让人感受到儒家文化的切实存在感。这种文化存在感，从你一脚踏入孔庙的那一刻就不自觉地开始启动了。

仪路与礼门，作为进入孔庙的必经之路，就是在警示人们要使自己的行为合乎儒家礼仪规范。《礼记》说:“古圣王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孔庙大成殿前的月台高度和层级数，也是文化的体现。依古礼，级别越高，月台修建的越高，双层月台的等级显然也要高于单层月台。曲阜孔庙、四重资中文庙、崇州文庙都是双层月台。曲阜孔庙现存的1172块碑刻，通过文字记录着孔庙的历史沿革。孔庙的外形从侧面呈“人”字，在建筑上暗示了中国社会与历史文化的统一。黄色的琉璃瓦，对比其他庙宇的绿色琉璃瓦（譬如周公、颜回等），彰显了孔子地位的崇高。东西两庑，供奉着从祀的历代先儒先贤。这些文化符号恰如一系列的精神导图，分别设定了儒家文化中各种参数并规定了一些独特的叙述与编排顺序。

今天，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祭孔典礼允许各界人士观礼。这样也就多少缓解了封建时期百姓与孔子“尊而不亲”的状态。和儒家典籍相比较，孔庙的文化传播显得更直观、立体。其现场感和仪式感的传播特性，使得民众通过走进孔庙，更容易亲近儒家的文化，这对于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

岁月不解催人老

□商英 172 黄好

都说岁月无情催人老，我却从不觉得。前几日在学校看到有人拿着冰糖葫芦，心里不知被什么碰了一下，味蕾似乎也有些震颤。想起已许久没有吃过冰糖葫芦了，对冰糖葫芦最初的印象，是小时候村庄里悠哉悠哉的小商贩，载着暖和的风和小孩子的梦，伴随着三轮车车铃特有的叮叮当当，交织缠绵成沁人心脾的童年赞歌。垂髫小儿蹦蹦跳跳扯着老人的手，无忧无虑地奔跑，清澈稚嫩的眸子里映出甜甜的江米纸味道。今日想来，尤是怀念。

一眨眼寒来暑往多少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买不易寻。

从冰糖葫芦想到岁月，说起来倒是有些感情泛滥。然而冰糖葫芦就像一个物件，牵连着现在的自己与幼时的自己，隐隐约约。曾有人问我是否觉得时间让自己变得疲惫，变得失去初心，变得老了，我低头笑笑，语焉不详，却在脑内聚了股洪荒，备上了月与光。何为变老？发丝颜色的自然转变，眼角纹路的由疏到密，亦或是跑步时喘息程度的加深……这种见怪不怪的生理转变即是变老了么？于我，并不赞同。我所认为的变老，应该是与世界交手的兴趣不复，为初心奋斗的勇气不再。若是与这世界交手多年仍兴味盎然，初心不改，勇气依旧，那便依然菁华。

想起我幼年，远方总捎来一条河流，静静地流啊流。不时会有期许的碎片落在河流里，泛着平静却温暖的光，仿佛趟过去，便能看见盛装出场的未来。那时候总爱在院子里荡秋千，用尽可能大的力气摆动，去换取一个满意的弧度。直至今日，倒也未觉无趣。我向来是喜欢天空的，尤其喜欢夜晚的天空。在家时便常荡着秋千看天空，看夜色浓淡，月亮缺盈。到上了大学，没了秋千，却也能在操场草坪上静坐半天，看看氤氲的清晨和晚上，生发些许感慨。

看过一些致青春的电影，总是有些时不我待的急迫感，好像过了这个时间就只能浇灭热血，看他人继续激荡一样。其实并非如此，哪有特定的时间段是正好青春的呢。很多事情都是无法固定的。在岁月里浮沉流落的东西若是能填补心里的素志，那便不会颓丧迷茫了。不郁郁失落，在光阴苍茫中坚定地走着，怀着叶子生长时的喜悦去找下一个希望的归宿，这样的人，温暖而又坚定，明亮而有力量，岁月又能奈其何？

高一的生物老师是个四十余岁的男人，无论何时出现在我们面前，都是一副精神沛然的模样。他时常会在授课之余传递给我们一种勃然向上的生活态度，让我们去思考、去感受生活的意义。他喜欢骑行，喜欢种树，喜欢去尝试新鲜事物。记得高考结束后与几个同学结伴去探望他，得知他已然骑行出发去青海，敬佩之余尤是感叹，老师的年龄并不能阻挡他对美好事物的探索，对旅行的热爱！而我觉得，能够随心所想，追求所爱，用自己的力量行走在世间，这样的人，任岁月如流倾泄也是不能撼动的。犹记得老师上第一节课时告诉我们的那句话：要做一个温暖的人，一个纯粹的人。我想，一个人若是能始终温暖纯粹，善良勇敢，定是能够在岁月的万般波澜里处变不惊，从容如初。

上了大学之后，开始适应一座新的城市，一个之前从未接触的地方，对这里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那如同被海水洗涤过的天空。在我的家乡，是没有这么透明澄澈的天空的，所以这份美好对我来说，就独显特别了。而我也因此，对这座城市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和小时候一样，现在的我仍是喜欢在闲来无事时抬头望望天空，看不同地方的云朵以不同的方式叠加出自然或温暖的轮廓，虽无层云荡胸之感，倒也舒缓漾然。

人生总意味着要不断成长，而成长便意味着要把许多东西放到身后在漫漫天光中走向前方。我从不认为这种因追逐而改变，因前方未知而迷茫心怀畏惧的情感是懦弱和被时光渗透而变老的表现。相反，过去种种，皆为序章，前路漫漫，不缺天光。走在时间的旷野里，经历怡人，炙热，难忘，当万物皆有归处，我们也会觅得所愿，慰藉光明。

总会在夜之将至，风雨来时，看着系花的床帘，隔绝在自己的世界，安静地披着呼吸，做一些轻柔的梦。亦或是写一本厚厚的记忆，关于人和岁月，字里行间，沟沟壑壑，营造淡然平缓的浪漫。而这种不时的柔软的浪漫，在我看来，常常是许多人在岁月里不老的姿态。

温暖的苔藓

□中文 171 卢倩

热夏 你归来听蝉
再游于北方 知寒
背上石头走吧 直到脊柱都碎了
没有人插科打诨 赔笑话
理想主义充斥着夜晚
所有持己见者都没有家
继续走吧 不要让石头融化
盖上头颅吧 所有 思考的人
免得灵魂蒸发
背上石头走吧 直到脊柱都碎了
荣耀的雕像将在午夜时倒下
懦夫的耻辱簿也将一笔勾销
天亮了 不会有过往发芽
只有昨日星辰的世界
看所有炽热
缓慢地蒸发
背上石头走吧 直到脊柱都碎了
清醒着还疼吗
今夜就到达 聚石成塔
背负着一切
日出日暮
不枉结束

一别

——致恩师

□商英 151 黄诗楣

彼时谁也不知道 那就是最后一面了
当熟悉的脸变成白色讣告上
一个没有温度的名字
凌冽的风吹过也不会飘下雪花
只有一张平淡无奇的纸片飞扬起来
一下子就没了影踪

我真不敢想象有这样一天
同窗讨论的不是各自珍重的往昔情意
而是探听关于你的确切消息
学校组织的活动不再是兴高采烈的出游
而是给你的吊唁送行
我多希望一切都不是关于你
只可惜滋兰树蕙 桃李芬芳
也难抵命运扼腕

一颗涩然的眼泪从时光的缝隙里跌落下来
连那匹白色的良驹都不及它令人动容
我轻轻地 轻轻地接住它
心里感到一阵难捱的悲凉
好像有什么已经在回忆里死去了
像夏日清晨蒸发掉的露水
再也不会回来

如果现在让我开始怀念
我还能想起的是你深邃如湖的眼睛
那里全是关于文字的秘密和温良的善意
耀目的阳光洒落在屋顶上
像四月的天空下了一场纷扬的大雪

以上图片来源于网络

微博校园

ptxy micro-blog

“微博校园”栏目欢迎大家发表各种看法，请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 莆田学院报。

◆微话题:南京大屠杀公祭日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天下午，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遇难同胞名单墙前，举办了“世界和平法会”，为在南京大屠杀中惨遭屠戮的死难者祈福。对于这一段悲惨的历史，我们应有什么样的反思？

@ 意之独秀2017: 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80年，见证那段岁月的老人也大多离世。我想，设立公祭日的初心绝不是铭记仇恨，而是铭记那段历史，更好地活在当下，让后世不要遗忘这段历史，也不要重复它。血泪的代价绝不是时间可以冲淡的，即使我们生活在太平盛世，也应该记住那段历史，不是把它作为屈辱，是为了更好地崛起，更好地活着！

@ 林六口: 南京大屠杀已过去八十载，但今日的南京仍笼罩着阴翳的空气，三十万死难者的姓名仍铭刻在冰冷的石碑上。每每想到此处，万般滋味涌上心头。我的痛苦超越我的仇恨最终化作泪水。80年悠悠岁月，几乎是一个人的一生。这一人类浩劫的记忆，不应、也不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被遗忘。请铭记，南京。

◆微话题:90后的压力

近日，《第一批90后已经出家了》一文在朋友圈刷屏，这次被自媒体拎出来“示众”的是“90后”。2017年，从“抱着枸杞茶养生”到“脱发秃头”，再到“出家”，90后在网络空间中的日子似乎不那么好过。但与此同时，这些如“佛系90后”、“脱发”、“熬夜养生”的话题，却在90后中引起共鸣。身为90后的一员，你们的压力有哪些？你们又是如何应对的？

@ZL 马尔蒂尼:“丧文化”的流行，并不意味着第一批90后成了不思进取的一代，我更愿意把它理解成逆境中的一种消极抵抗。看起来与世无争的90后，其中不乏有一批人在“背负着伤痛好好生活。”多一些理解与包容，少一些偏颇的指责与标签。90后需要的不是对他们的一次次“群嘲”，而是社会对他们“丧”的真正关怀。

@ 世界非你所想:作为一名90后，我似乎没有什么压力，家人很支持我的选择，也没有对我有什么具体要求，他们对我的希望就是快乐健康，我觉得这些就是最大的幸福。虽然自己对未来一片迷茫，但是也不耽误现在的生活。生活中有小事会困扰我，但也只是一两天的烦心事。熬夜可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也可能不会，但这并不是什么大压力。

◆微话题:日媒赞深圳

近日，有日媒在节目中对深圳的发展速度表示震惊：仅40年时间，深圳便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了拥有1500万人口的大城市；无处不在的电子支付，连卖糖葫芦的爷爷都使用二维码。对此，许多网友回复，不止是深圳，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区的发展都可媲美深圳。对于中国的快速发展，你是否有所受益？你有什么想法吗？

@ 悟以往之不鉴却知来者可追: 对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是有切身的体会的，琳琅满目的商品，简洁方便的支付方式等。这些都让我感受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让我有一丝担忧，经济的快速发展很有可能让国民精神层次上的一些东西跟不上，如社会责任感。所以还是希望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竭力提高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

@ 放狗的大婶:身处中国，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变化自然会对我们有巨大的影响；而单单深圳被日媒称赞，并不能说明中国的其他地方发展不迅速，只是深圳尤为突出。很多人会认为发展迅速有利有弊，应顺其自然发展。我认为，在当今世界格局之下，发展迅速对中国则是利大于弊，均衡发展而不极致发展最为恰当。

栏目主持:叶必銮 黄洁欣 宗磊
栏目内容选自本校学生微博

小说接龙

星海终有别(上)

□新闻 162 王柳凡

编者按:

民国初年的爱情，脆弱并充满了硝烟，林窈与常晟的婚约破碎，遇上星海，是改变她一生轨迹的开始，他们之间是否能拥有美好？能否能在乱世如麻里安度年华？直到一切变故到来，才揭开所有的阴谋……下期小说接龙期待您的佳续，来稿请寄 xbwybu@163.com。

民国十六年春，上海最大的码头上，岸边的柳条垂头戏水，云舒云卷日色好，天光云影共徘徊。码头上站了一排锦衣华服的达官贵人。林窈着素色洋纱旗袍，因着天气温暖，香肩外仅披了件黑白相间的兔毛氅，细小的脚踝上套了双黑色坡跟皮鞋。这样的打扮本是不起眼，但却因着那张素面朝天的小脸以及精心烫过的梨花头，在这群达官显贵中竟也十分亮眼。周围的嘈杂声如同码头下的海水，向林窈一浪一浪袭来。常夫人在一群下人的簇拥下极目远眺，嘴里念念有词:“常晟怎么还没出来？”林窈看着一群从甲板上下来的人，脸上虽是波澜不惊，心里却也急得很，不停绞在一起的手指已经出卖了自己。终于，在她漾满欢喜期待的眼里，他出现了。却不只是他，与常晟共同出现的还有一名女子。林窈的眼神从灼热到呆滞，最后直接把视线停在他们相互缠绕的手臂上……

常晟和林窈青梅竹马，常家与林家又是世交，常家做古董生意，林家做典当买卖，生意上互相来往，私底下也是交情不浅。两家的千金与少爷定亲后更是亲上加亲，本就说好等常家少爷出国留学回来后他们的婚事就敲槌定音，今天两年留学期满，两家便声势浩大地上码头为常晟接风洗尘。林窈看着常晟意气风发地走下甲板，却觉得他渐行渐远，以前的常晟虽闪耀却也内敛，可两年没见，看到的全是富家子弟的气息，当年的羞涩之气已然全无。挽着他胳膊的那位姑娘画着远山眉，朱唇细眼，身姿曼妙，披肩上的流苏随高跟鞋的“嗒嗒”声摇曳。这样看来，两位俨然是对璧人。令林窈心冷的不仅在于他们的举止亲昵，更冷在常晟明明看见自己却一瞥而过，既无欢喜也无愧疚，仿若生人。林窈忍不住叫道:“常晟，你……”却马上被常母的嘘寒问暖淹没。常晟从那位姑娘的胳膊里不动声色地抽出手臂，搀扶着常夫人有说有笑地往车子走去。林窈孤零零地在后面跟着，无人问津，她看着眼前被人围着的常晟，觉得此时的他比在英国时还遥远。

回到林家，林窈脱下毛氅，止不住打颤，也不顾新做的发型，直接就躺在床上，滚热的泪水立刻淌湿床单。刚刚那一幕挥之不去，她知道自己已经失去常晟了，只是不懂为什么人心易变。在回常家的车上，常夫人终于问起那位姑娘的身份。林窈心想，知子莫若母，连下人都猜得到的关系，她心里必是早就有数的，不在码头上发问，恐怕也是不想在那么多人面前让他们难堪吧。她屏住呼吸，似乎在等待听堂发落。常晟凝眉良久，干笑了两声答道:“她叫周姝，是我在英国认识的，都是上海的，今天就一起回来。”林窈一声不吭地看着前方的路，耳旁传来常夫人的声音:“就这样？你可别忘了林窈等了你两年，这次回来你们的事也要定了……”话还没说完，常晟却抢先开口:“妈，这次我回来，也是为了和林窈解除婚约。林窈，对不起，我喜欢上其他人了。”霎时，窗外的嘈杂铺天盖地卷入林窈的耳朵，其他人说什么都听不清楚了，常晟的话像炸雷一样投在林窈心里，她的世界一阵倾盆大雨。“常晟，你在说什么？”林窈哽咽地看着车镜里的常晟，镜子里的男人只是低下头，小声说着:“对不起。”

即便常家说什么都不接受周姝和常晟的自由恋爱之说，却也不能再挽回林窈和常晟逝去的感情了。林窈不止一次找到常晟想挽回旧情，得到的却只有他一声声的“对不起”，再无其他。林窈心如死灰，将自己与常晟留学两年期间所有的跨洋远信付之一炬。她不是没有发现，常晟回信的日期隔得越来越远，字数也在递减，寄出去的四十三封换回二十三封，林窈的双十芳华也在慢慢变成灰烬。林家在常家大闹一顿后偃旗息鼓，合作关系自然解除。林老爷也因此一病不起，再也没在林窈面前提起常家的一切。林窈日渐枯瘦，更加形销骨立，终日躲在房间看书。直到年末，林老爷在病床上寿终正寝，早年丧母的林窈不得不撑起整个典当铺，忙得无暇顾及旧情伤事。

虽然林家世代从事典当行业，林老爷更是精于经营所有典当买卖，但林窈却生来就对铜钱交易反感，她讨厌噼里啪啦的算盘声，也厌恶一杳杳挤满数字的账本。但是现在，作为林老爷的独生女儿，她不得不从头学起，亲手管理典当铺的一切事宜。也许天生就不是经商的料，林窈学起这些格外费劲，有时甚至要对账簿对到深夜。连着劳累几日，她巴掌大的脸愈发憔悴，但书香气息却一点也没被铜钱味儿污染。在这几个月里，林窈认识了梁星海。那时林窈已经初步掌握当铺与几位掌柜的生意来往了，其中有一位就是星海。那时候星海来铺里赎回曾经当掉的一副宋朝笔砚。林窈将东西退给他时，随口提起笔砚的一些来历，就是这些只言片语引得星海抬起了头，又笑着问了些更深的问题，林窈都一一作答，一字不差。星海笑意更深，觉得此女才学不俗。其实，星海早就见过林窈。他和常家是生意上的死对头，从来是手段相对，不正面交锋，常晟回国后几个月，梁父就因被常家诬陷卖假玉器而身陷囹圄，最后在狱中惨淡病亡。星海对常晟的未婚妻早有耳闻，而这次来林家当铺当东西也是别有用心的。邀茶几次，林窈对先贤佳作的独特见解让星海惊叹，而他对生意场上迷津的指点亦让林窈感激。

初冬来了，林窈收起了所有素色的旗袍和鞋子，重新购置了当时款式流行、色彩鲜艳的衣裙，换了锃亮的高跟皮鞋，并将齐肩长发剪短，并将其整齐地扣在耳后。不仅如此，她还慢慢熟习了涂脂抹粉的技巧，这些改变让林窈看起来更加干练自信。所有的改变只是为了彻底遗忘常晟，他曾经说过他最喜欢朴素的林窈。林窈现在一心扑在生意上，不想活在过去里了。

“你瘦成这样，怕是想被吹到天上吧！”星海又带来了燕窝，林窈笑说:“飞到天上也好，就不用这么累了。”两人说完相视而笑。林窈的脸色慢慢红润起来，双眼愈发清亮，不似过去如行尸走肉一般了。在林窈已经习惯了独自支撑林家的每个夜晚，常家却在一步步走向深渊。其实，大城小巷的消息经常会飞进林窈的耳朵。常家收了一套古墓明器，不知哪个人走漏了风声，被同是盗墓的军阀头目知道了，常家上下被彻查，竟被查出一直与盗墓贼有来往，有人锒铛入狱，也有人冒死出逃，通缉令逃犯一列里就有常晟的名字，还有周姝。林窈听到这些消息一点感觉也没有，仅仅像被风吹过，但什么都没有吹走。这天星海约她出游骑马，天晴云暖，日光下的良马温顺谦逊，林窈觉得身边的人很像它，至少不会伤害她。“来，上马。”星海温柔地说道，伸手接林窈上马，长臂绕过身穿骑马服的她，在身后专心授以骑马之术，林窈那几缕从骑马帽里漏出的头发挠得星海有点痒，看到笑得很开心的林窈，他的心里微微地痒。星海知道林窈所有的过去，他很是心疼，有很多个瞬间他不想报仇了；可梁父的死态又让他不能放弃一切计划，何况哥哥星云一直在暗中监视他的一切行动，他身不由己又恨入骨髓。“抓紧了。”星海喊道。林窈回道:“嗯，我抓好了！”阳光下的马在狂奔，鬃毛飞扬，和马上的年轻男女的心一样飞得很远。

很快，冬雪已至，上海一片雪茫茫，陈年往事都被封进大地，常家风光不再，也沉默销迹在民国十六年的末冬。再无人提起常晟与周姝的去向。林窈也无心打探这些是非，前尘往事断肠诗，林窈痴过也恨过，常晟知或不知都不影响她的重新开始。常家被通缉前，不是没有听说过，常家少爷和同是海归的周姝在上海大剧院里依偎看话剧，在灯会上嬉笑猜谜，又在照相馆里留下一张张甜蜜合影。就是没有听说两人举行婚礼，许是常家不同意吧，却也丝毫不妨碍他们在风月场所相拥亮相。这些消息或多或少进了林窈的左耳，却再也没有进她的心里，又从右耳出去了。与此同时，林窈和星海也频繁出游，在茶楼一坐就是一下午，从集市逛到庙会，又从山涧走到影院。而这往后，常家像蒸发了似的，只有被查封的常宅才能证明常家存在过。馨和茶楼上，林窈捋了捋额前的青丝，继续向星海讨教生意经，谈笑风生。

直到民国十七年，上海鸦片成灾，烟瘾者泛滥。林窈在典当铺娴熟地拨动算盘，阔别一年半，再次听到了常晟的声音……（未完待续）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莆田学院报编辑部编辑出版 电话:2639861 莆田市湄洲日报印刷厂印刷